

联 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三 年

第一四三八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38).....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三十八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J. A. 卡斯特罗先生(巴西)。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38)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1. 主席：依照安全理事会原先所作的决定，我提议邀请约旦、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法拉先生(约旦)和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M.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A.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G.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和J.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3. 法拉先生(约旦)：以色列代表一再辩解，他们的军事行动和空袭的目标仅限于他所谓的“恐怖分子的基地”，还说，“我们的部队没有轰炸民用设施。”但是不管特科阿先生把同样的辩解重复多少次，他还是无法掩盖事情的真相。他们在袭击伊尔比德和萨勒特的时候，都把目标对准了平民，对准了他们的田园和农用设施。以色列人对这些平民的进攻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动机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言论中得到证实。下面只不过是几个例子：

4. 以色列守望者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报道说：“约旦的领导人必须明白，除非他们在政策上作出

断然的变革，否则悲剧和灾难必将会落到约旦及其人民的头上。”

5. 另一家以色列报纸国土报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也就是在以色列人袭击萨勒特的次日，声称：“以色列在昨天的袭击中并没有攻击约旦的军事阵地。然而约旦当局必须懂得以色列声明的真实意义，应该把这些袭击看作是一个警告和最后通牒。”

6. 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纽约时报报道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我们了解到破坏分子本来几乎都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这不符合事实——“但是使我们迷惑不解的是侯赛因为什么要给他们那样的支持，现在他应该明白他将要为这后果承担责任。”

7. 第二天，八月七日，艾希科尔先生警告阿拉伯人说：“敌人将被迫付出全部代价。”纽约时报昨天也引了这句话。

8.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十四日报道了下面一段话：“几家新闻通讯社引用了以色列国防部长莫希·达扬于六月十二日对以色列议会说的话：‘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来消除外约旦哈希姆国王的影响。’”达扬先生当然知道约旦——而不是外约旦——就是包括东西两岸的全名。

9. 约翰·库利先生描述了以色列袭击伊尔比德城后，约旦河谷遭难的情况，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写道：

“北舒奈是曾拥有五千人口的繁荣市镇，东约旦出产香蕉、柑橘、粮食和蔬菜的最肥沃的田地便是从该镇延伸到约旦河谷一带。

“自从去年冬天约旦河谷发生战斗以来，特别是历时九小时的炮战和六月四日以色列的空袭之后，舒奈已经是一片荒凉，几乎渺无人烟。就象约旦河谷其他城镇和村庄一样，舒奈各族难民加入了又一批为数三万五千名被迫东徙的难民群。舒奈的每一座建筑物都留有遭到炮击和空中扫射的痕迹。六月四日，又在这里投下了大批杀伤弹，弹片四处横飞。这使该镇和比它更大的伊尔比德城都遭到大量伤亡。”

10. 仅在轰炸伊尔比德三十八天之前，达扬先生

说：“约旦河谷将成为战场，那里将没有平民的安身之处。”果然，在伊尔比德城被炸，约旦河谷的庄稼被烧毁之后，达扬先生要在约旦河谷毁灭农业的罪恶声明实现了。

11. 就在上星期三——上周的星期三，八月七日——达扬先生访问拉马拉和比拉时，比拉城的市长请求他允许宰塔、贝特努巴和亚卢的村民返回他们的家乡，重建他们的村庄，这些村庄是在你们作出停火决议以后不久夷为平地的。这就是我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的信〔S/8642〕的主旨。达扬先生说：不行，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将在别处安置他们，但是要在拉特伦他们原有的土地上重建村庄，绝对不行。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他们愿意当难民的话——当然他们不愿这样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将是联合国要办的事了。以上是我从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耶路撒冷邮报摘引来的。

12. 以上只不过是几段摘录。不晓得特科阿先生现在将怎样向安理会解释下面这些有关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空袭的详细情况：

(1) 轰炸一个公共工程处，使许多工人受重伤；

(2) 轰炸瓦迪、舒艾卜地区的一些咖啡馆；

(3) 轰炸交通部正在检修电话线路的工人使其中七人受伤；

(4) 轰炸农民，用凝固汽油弹烧毁他们的庄稼及一千多棵橄榄树；

(5) 轰炸正从田里装运庄稼的车辆；

(6) 轰炸萨勒特郊区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造成大量死亡。我只提几个在以色列空袭中无辜受害者的名字：萨菲尔·赛德·达武德先生，萨勒特市议会议员；哈欣·法里德·贾阿弗兰·哈迪迪先生，穆哈默德·阿卜杜尔·拉扎克·阿布·沙赫图特和穆哈默德·阿里·希亚里先生，他们都是萨勒特城人；

(7) 轰炸正在救护伤员的红新月救护车，以致四辆红新月救护车被毁。他将怎样为此辩护和解释呢？有六个伤员被烧死在救护车内，一名驾驶员也被杀害；

(8) 在大多数袭击中使用了凝固汽油弹, 对此他又怎样辩护和解释呢?

13. 以色列袭击我们的农民及无辜平民的后果使我们的平民遭了难, 这不过是几个例子。八月九日的安全理事会第八七三九号文件提供的照片毫无疑问证明特科阿先生心怀叵测, 企图通过他的声明来欺骗安理会。他的目空一切的态度十分明显。有关使用凝固汽油弹轰炸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他至今却只字不提。然而, 为了使以色列不能再歪曲和诡辩, 约旦红新月主席已经邀请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派代表前往安曼亲自视察以色列的野蛮罪行。就在我发言之际, 安曼红十字会的一个代表正在视察田野和医院, 与受害者谈话, 并亲自视察毁灭性武器和凝固汽油弹所造成的伤亡和损失。

14. 以色列谈到了法塔赫这一组织, 以及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对本组织起的所谓作用。我现在来谈谈这个问题。八月五日特科阿先生说:

“约旦成了阿拉伯对以色列连续不断侵略的主要基地。建立了专门军事营地用以训练破坏分子。在安曼设立了募兵站。埃及和叙利亚的正规军官兵被调往约旦, 并奉派参加恐怖行动, 公开支持并参加对以色列持续作战的伊拉克军队, 在这个国家有自由出入的权利。”〔第一四三四次会议, 第 65 段。〕

15. 对于以色列的诽谤, 我奉我国政府之命作以下声明: 第一, 在安曼从未设立过募兵站; 第二, 约旦政府不知道任何敢死队基地; 以色列关于有专门训练营地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 第三, 伊拉克军队驻扎在约旦是为了防御以色列的侵略, 他们并没有帮助或者训练敢死队; 第四, 约旦政府绝对否认以色列所说的以约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一方, 与以敢死队为另一方之间存在某种协作关系。

16. 为了进一步混淆是非, 特科阿先生声称一名法塔赫的伊拉克军官被杀并埋葬在伊拉克。这又不是事实。在法塔赫里没有伊拉克军官。葬在伊拉克的是一名巴勒斯坦工程师。他名叫奥马尔·阿里·萨拉塔维; 他是阿里·萨拉塔维的儿子, 阿里·萨拉塔维

是一位著名巴勒斯坦教育家, 一九四八年被逐出巴勒斯坦, 定居在伊拉克。

17. 事情的真相是, 以色列人要使全世界和安全理事会相信, 说巴勒斯坦人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家乡倒是感到高兴而满意的, 说他们并不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犯与霸占, 而真正反抗外来侵略的是阿拉伯诸国而不是巴勒斯坦人。看来特科阿先生想入非非, 妄图把一个被逐出家園的民族为和平与尊严而斗争所作的种种努力全掩盖起来。

18. 在上次会议期间, 特科阿先生说阿拉伯诸国漠视联合国决议和世界舆论。大家都知道, 二十年来公然对抗联合国每一项决议的就是以色列。今天以色列拒不正视大会和安理会针对耶路撒冷的许多决议, 其中最后一个决议是安理会五月份通过的〔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 十三票赞成, 只有美国和加拿大弃权。恰恰是以色列正在拒绝执行安理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 这项决议要求让那些因去年六月战争而被逐或外逃的居民们返回家园。达扬先生就在上星期三还说他们不会接受这些居民, 并说以色列不会允许战争难民返回家园, 因为以色列政府认为这是一件需要在会议席上讨论的事。尤其重要的是正是以色列直到现在这一刻仍在拒绝宣布它无保留地接受并执行十一月决议。

19. 以色列新一代, 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 感到他们二十年来注定作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傲慢态度的牺牲品。这一代人要求在一个“共同”世界上得到真正的和平。他们听够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宣传的鼓吹战争和扩张的盲目教条。他们对于每天被灌输仇恨以及对犹太人与异邦人之间的歧视感到厌倦。他们是要求和平, 真正的和平的新一代, 但是他们的呼声仍然被置若罔闻。最终他们理智的声音将压倒特科阿先生反复在本安理会上宣扬仇恨的声音。特科阿先生的推理和他那希特勒式的言论适合种族主义时代, 某些种族至高无上的时代。他在安理会的发言同那些南非及罗得西亚的发言完全一致。这些不论是来自非洲或是来自西亚的发言都不适合今天世界的精神, 也一定不适合明天世界的精神。

20. 我占用了安理会大量的时间来说明以色列的侵略。在目前情况下,我想强调指出两次侵略:六月对伊尔比德的一次和八月对萨勒特的一次,我们期望着一种能适用于两次侵略,而不是只适用于一次侵略的补救办法。

21. 我把这一问题提交安理会已有一个多星期了。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不要再拖延了。我们同意这个看法,国家越大,责任也就越大。我们要求大国——所有大国——遵照宪章精神发挥他们的作用,积极的作用。我们期望他们——所有大国——对以色列的傲慢态度采取坚定的立场。我们呼吁他们——所有大国——对目前这一清二楚的侵略事件凭事实的是非曲直秉公作出判断。安理会方面的无所作为将适应侵略者的需要,一个例行的决议不会导致和平,不会对这个地区有帮助,它只会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化。我呼吁安理会意识到这一重要因素。

22. **主席:** 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2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有许多真理古人早就熟悉了。塔西坨说:“憎恨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还是合乎人情的。”现在安理会也面临着这种情景。侵略者来到安理会为其侵略后果进行控诉。联合国不能成为保险公司,对那些违反联合国宪章发动战争而遭受损失的国家给予赔偿。战争确实带来苦难、损失和死亡。有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结束这场悲剧。这就是必须停止战争,而决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战争。

24.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相信见证人的陈述,竟那么相信约旦代表关于八月四日事件的捏造。在前次会议上,我提供了来自阿拉伯见证人及阿拉伯其他方面的证据,证明这次事件中被杀的三十四人,就是今天法拉先生所讲的,全部都是法塔赫分子或军事人员。今天我想拿刊登在八月八日每日电讯报上的贝鲁特消息来作一补充:“当约旦的高射炮向约旦河东岸上空的以色列飞机射击时,英国的大学生,包括女学生在那里观看,安然无恙。”机上人员自然没有接到指示如何区分地面上不同国籍的居民。他们奉命一般不许袭击居民,无论是约旦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每日电讯报来自贝鲁特的报道还说:“以色列的飞机轰炸了

据说是法塔赫使用的两个基地。其中一处被认为是游击队的主要训练营地,另一处是他们的司令部。”

25. 很少有象我们目前审议过程中这样充满了狂热的激烈争论。阿拉伯人的顽固性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戏剧性地突出,在争论中固执己见,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表现得那么充分。然而即使是仇恨的最狂暴的发泄,即使是论证中最极端的歪曲,也没有能使当前局势的中心问题——停火——被掩盖起来,或者引起怀疑。事实上,当前可以见到的唯一的协议就是实现停火这一协议。我们必须专心一致地、慎重地对待这一问题,这是唯一能为各方接受的,并有约束力的共同的因素。没有它,除了混乱之外,将一无所有。

26. 停火意味着结束双方的敌对行动。很清楚,以任何借口继续敌对行动就是破坏停火。很清楚,安安全理事会不可能支持这类破坏行为,正如它过去也不能支持破坏停战或破坏休战一样。

27. 很清楚,停火不是一种含糊的状态,而是使双方政府之间都负有一定责任。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停火就是结束“该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并构成向和平迈进的“第一步”。一个公开扬言追求战争的政府就破坏了停火。一个为继续战争而组织、资助、训练、武装并派遣人员的政府就破坏了停火。一个提供自己的领土作为进行战争的基地的政府就破坏了停火。

28. 约旦政府是如何直接地、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反以色列的恐怖战争,可以从我国政府已经决定公布的机密情报中得到说明。

29. 约旦当局并不限于一般性地支持这些恐怖行动。约旦当局还直接地参与了这些恐怖行动。为了防止因认错了人而引起冲突,约旦军队和袭击队之间进行了全面的军事上的协作。为此,有关东岸的约旦布雷地点和约旦军队埋伏地点,突击队都获得特别的情报。约旦司令部指示其部队协助突击队确定越过停火线的最有利的时间和路线。突击队从约旦军队那里得到了有关以色列布雷区、防御工事、巡逻队以及岗哨方面的军事情报。他们就是通过约旦军队的军事观察哨来侦察他们打算要进入的地区。他们和该地区的约旦巡逻队使用同样的约旦军队下达的口令。当他们同以色列军队遭遇时,他们受到约旦正规军的火力掩

护。约旦某些地区的路障是由约旦的士兵和恐怖组织的武装人员联合防守的。只有持有法塔赫许可证的人才能通过这些路障。

30. 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约旦边境现在向所有的持有法塔赫证件的人开放。这些证件是约旦边防军正式承认的入境许可证。

31. 最近,约旦军和恐怖组织的最高协作委员会已告成立。

32. 有趣的是,在八月四日空袭中被击毙的是萨勒特区的法塔赫指挥官法伊兹·马赫蒙德·哈姆丹,又名里阿德·哈莱德,原是约旦部队的军官,并担任法塔赫指挥部和约旦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络官。哈姆丹少校是法塔赫司令官亚塞尔·阿拉法特的代表。当他在约旦军任职时,就协助突击队,后来他调到了法塔赫。一九六七年九月,他在大马士革附近的哈马中心营地负责训练破坏分子。一九六八年一月,他带领一组破坏分子来到亚喀巴,配合埃拉特地区的埃及第一四一突击营的士兵策划行动。次月,他到了当时的中心基地卡拉迈,充当法塔赫司令官的代表。他的主要活动是配合约旦当局及其部队进行军事活动——在那里,他以往的经验发挥了作用。哈姆丹少校还组织调动新兵到埃及去受训,并通过伊拉克部队接受来自埃及的人员和武器。

33. 他策划破坏活动。法塔赫司令不在时,他代司令作出决定。根据他的指示分发武器和爆破器材。

34. 在破坏分子外出袭击之前,他和法塔赫司令官阿拉法特一起向他们作简短的训令。在认为特别重要的袭击中,他就陪送突击队到约旦河边,在那里待到早晨,等他们归来。

35. 他是在以色列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卡拉迈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天离开那儿的。

36. 根据这一事实,阿拉伯代表及其支持者要安全理事会接受关于恐怖行动性质的种种离奇说法,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37. 袭击者是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的突击队,他们有时是埃及籍人,叙利亚籍人或伊拉克籍人,他们

通常是从阿拉伯诸国的正规部队中调来进行恐怖行动的。他们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是从以色列所控制的领土内部发动的,而都是从外部来的。他们从不敢越过停火线太远,以便能够迅速撤退到阿拉伯控制的领土上隐蔽。

38. 这些组织受到阿拉伯各国政府人为地支持和鼓励,这表明阿拉伯各国政府仍旧处于好战情绪的状态,一旦阿拉伯政府采取起码的措施——履行停火义务,这种人为的东西就会垮台。

39. 拿出行动来让全世界看吧。履行停火义务;只要停止组织、训练、武装和资助恐怖组织这种违反停火的行动,恐怖战争就会结束。它是会结束的,因为人民不要战争,他们对战争已经厌倦了,他们要求和平。要战争的只是那些阿拉伯政府。对阿拉伯政府来说,人民是无关紧要的,人民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对他们来说,继续流血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例如一九四八年以来,以色列人和西岸阿拉伯人的关系就带给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亲密合作,但这种关系对阿拉伯政府来说,却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仍然是为战争而战争,他们不是为了追求和平,而是为战争进行辩护,为暗杀成功感到狂欢。

40. 暗杀是怯懦的,卑鄙的。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并为此而震惊。阿拉伯各国政府应当对他们给人民带来的这种悲剧负重大责任。他们美化黑夜里的凶杀犯,美化那些在校园里安置钮扣式地雷的杀人犯,美化那些向沉睡的村庄开火、布雷的凶手,这些凶手根本不知道,也不管杀害的是什么人。他们这样做,难道不给他们的民族带来精神的灾难吗?这难道就是阿拉伯各国政府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吗?

41. 他们必须及早停止,否则失之过迟。他们必须停手,不能让这些暗杀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阿拉伯骑士精神的化身。

42. 阿拉伯诸国有力量结束这场恐怖战争。他们有责任结束这场违背他们停火义务而继续进行的战争。

43. 尊敬的勒内·卡森,这位国际法权威,世界上为人权而斗争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人权委员会的

法国代表，关于我们当前的这场争论，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尼斯晨报里写道：

“自从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六月间向中东交战各方下达停火命令以来，政界人士已经忘记或假装忘记国际法中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那就是，一方遵守停火义务是和另一方遵守停火义务相制约的，不可分割的。很明显，当约旦政府承担了停火义务的时候——在它向耶路撒冷首先开火之后——不仅它的正规部队应当履行义务，所有获准驻扎在离首都不远的不属于约旦的非正规部队也应当承担义务。现在约旦政府不去阻止法塔赫分子向以色列进攻，却为他们越过停火线提供种种便利，并给以军事援助，这不是明显地不履行它的停火义务吗？”

“不仅对安全理事会的所有代表，而且对全人类和各国人民的良知来说，当前的问题在于：在国际权力命令停火的时候，只要求一方履行停火，而让另一方恣意进行破坏，这是正确的吗？我们能够只谴责进行还击的一方而放过那首先开火的另一方吗？”

“不能！人们没有义务对背信弃义的人保持信用。双方共同遵守诺言，共同执行协议，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原则，这一原则是所有国家的法律和法庭在处理民事诉讼双方的争执时所维护的。今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编纂条约法典的国际会议也同样维护这一传统。”

“从这一切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既然以色列的邻国违反了它的停火义务，那么以色列一方所承担的停火义务便是无效了。不结束以色列邻国无可抵赖的破坏行径，以色列就停止履行它的停火义务，用暴力进行反抗是合法的。以色列有权享受和其他交战国同等待遇。”

“单方面地谴责经常受到破坏停火之害的一方是极不公正的。必须记住，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色列为自己农民在戈兰高地遭到炮击而提出控诉时——当时以色列没有还击——安全理事会由于没有采取行动加速了事态的发展而导致一九六

七年六月的战争。现在应该记住，对任何情况都依法公正处理才是通向和平的道路。”¹

44. 停火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平等原则基础上，这在国际法和国际舆论上都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和平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全理事会是否加强这一根本前提。安全理事会过去的行动在这一方面的缺陷，对局势已经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45. 一旦约旦的政策和行动符合停火要求时，恐怖战争就会结束，双方就有可能致力于缔结和平协定。

46. **主席：**请约旦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47. **法拉先生：**今天下午特科阿先生所提出的几点，我需要给予回答。特科阿先生提到停火协议问题。他说停火是唯一可见的协议。我不知道在约旦和以色列之间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停火协议。我只知道安全理事会所作出的一个决定。我们是完全遵守这项要求停火决定的条文和精神实质的。

48. 我知道有一项国际协议——这项协议仍然有效，仍然合法，仍然有约束力，——但却被以色列置之不理，这就是创立了停战机构的混合停战协定。这是对以色列和约旦都有约束力的唯一协定，但尽管联合国法律一再表明这项国际协定有约束力，它仍然遭到以色列的违抗和破坏。

49. 特科阿先生提到机密情报。“机密情报”——这是用以吸引安全理事会注意的东西。然后他开始引述他早先没有用“机密情报”这个标题所说的同样的论据、同样的主张。他所提到的论据之一是关于现在在约旦河谷工作的英国学生。我们是有从西欧来的一百五十名学生，他们帮助重建被以色列人毁坏的一切。他说英国学生——他的原话我记不确切了——在看以色列人对恐怖分子基地所采取的行动时没有受到伤害。如果这就是机密情报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情报就是假的。我可以引用特科阿先生所引用的材料来源犹太纪事周刊来证明这一点。这个刊物是这样说的：“从西欧来的一百五十个学生中，有七十四名是英国学生，他们利用假期在约旦河谷地区进行工作。根据通讯社的报道，他们听到”——他们不是看到，他们听

¹发言人用法文引述。

到，而这是一个犹太的材料来源，伦敦的犹太纪事周刊上说的——“他们听到以色列人在星期天向法塔赫基地袭击，但没有看到他们的袭击。”这就是他在安理会里所引证的情报——应当说是引错了的情报。

50. 对称之谓“机密情报”的任何论点，我就无需多加评论了，因为根据以色列人的历史，根据他们的过去，他们是提不出任何足以使我们相信的机密的。他们是什么都能够伪造出来的。那些伪造拉翁事件的人；那些伪造一个决定，伪造国防部长拉翁的签名的人；那些驱使人们去捣毁开罗和亚力山大的美国图书馆和其他设施的人；那些伪造部长的签名的人，当然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任何东西，任何机密文件。特科阿先生称之为机密的这一事实只能给人一幅这样的画面——一幅由以色列人伪造的拉翁事件的画面。

51. 至于提到法塔赫，提到约旦执行停火的义务问题。我说，并再次重申：我们是遵守停火的；我们现在没有破坏停火；我们将继续遵守关于停火的决议。虽然如此，我们总不能对以色列的安全负责；我们也不能对解放运动的兴起负责，不管这个运动是法塔赫的，贾卜哈的，还是其他什么的。也不是约旦的责任——让我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来保护以色列的侵略和对阿拉伯领土的继续霸占。根据停火的决议，约旦没有这种责任。

52. 主席先生，在承蒙你召集的几乎每一次会议上，特科阿先生总认为把进行抵抗运动的组织称之为“恐怖分子”是适当的。他已经能够得到三个理事国采用同样的提法：美国、中国和此后我就能证实的第三个安理会的理事国。在十五个理事国中，他能够得到三个理事国采用这个提法。但是有一位权威不同意以色列、美国和中国三国的提法。我指的是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先生自己。达扬先生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作了一个比较我——很抱歉作此引证，但特科阿先生需要这种引证——把越南的冲突和我们这个地区的冲突相比较。

53. 我无需说达扬先生本人就是热衷于轰炸约旦北部的人；这是达扬先生的主意，用轰炸办法来进行屠杀与谋害是达扬先生的主意；也是他的特别指示。但在现阶段我要说明的一点是达扬先生把越南和

本地区发生的事件作了一个比较。他把我们这个地区的游击战称之为“解放战争”。

54. 还用得着我来提醒特科阿关于以色列广播电台——这个有政府控制的广播电台——台长删掉和扣压达扬先生讲话中那一部分的企图吗？其原因是那一部分讲话违反了他们要向全世界阐明的论调的，也就是特科阿先生一直在反复阐明的论调。但在达扬违反这种论调之后，这个同样的论调仍在广播着。

55. 我不愿拖长安理会时间，但对这些捏造和歪曲必须予以回击。当以色列代表谈到破坏停火的时候，究竟是谁在破坏？是那些糟蹋耶路撒冷旧城房屋和圣所的人，还是奋起反抗的人？是那些恣意逮捕、监禁和折磨人民的人，还是奋起反抗的人？我想如果在谈论后果之前先设法纠正它的原因，将是有益的。

56. 还有其他许多论点我想答复。但我知道安理会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知道在以往几次会议上，有许多论点我已经答复过了。我也知道特科阿先生一直在重复这些论点——谎言重复一次就更能骗人。我不愿重复我的答复，因为我相信安理会这个伟大机构的智慧与明达。

57. 主席：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58.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如你所知，协商一直是和安理会的公开辩论同时进行的。我确信在表达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感情时，我也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安理会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代表的感情，大家都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尽快地达到理想的结果。

59.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给安理会代表们以时间，使他们能够尽可能积极地进行协商是明智的和适宜的。为了这个目的，我国代表团想通过你，主席先生，向安理会建议会议暂停一下，以便继续进行这种磋商。

60. 主席：阿尔及利亚代表建议本会议暂时停止。根据议事程序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暂停会议的动议可以不通过辩论而作出决定。

61. 会议暂停,假定半个小时,有无异议?阿尔及利亚代表是否同意暂停半小时?

62.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我没有说明停多长时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会会议暂停半小时,往往会超过三十分鐘。

63. 主席:既然没有异议,会议就暂停至少半小时。

会议在下午四时三十五分暂停,到下午六时五复合会。

64. 主席: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表示要在安理会上发言。

65.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时间已经很晚了,你还是允许我发言,对此我向你表示感谢,并向你保证,我的发言时间不会比刚才协商的时间更长。

66. 虽然联合国大多数代表不是制定政策的人,他们必须受各自政府的指示约束,但是本组织的外交官员不能仅仅起着各会员国共鸣板的作用,只为各自国家的利益服务;他们还必须通过互相交换意见,最终体现根据宪章制订出来的政策。如果我们不是根据宪章的条文和精神实质来制定政策,那么,联合国——象以前的国际联盟一样——就注定要垮台。

67.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这种陈旧的说法也许对国内事件能起一时的作用。但是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发现正义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时候当宪章受到损害时,联合国就不能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一旦我们损害了宪章,我们就一定不能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

6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十年里——更精确地说,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间——我作为国际联盟在西欧活动的观察员,正如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可以保证,国际联盟就是因为选用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这句口号而没有能够维持世界和平。我担心我们在安理会上可能会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不应该再三再四满不在乎地违反宪章。

69. 在座的许多不了解我的人可能要问:“你谈

的这些与我们当前的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在上次声明中谈过,如果不找出问题的根源,我们就将一事无成。任何以错误的前提为根据的论点终究是站不住脚的。

70. 我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就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我上次在安理会上说过,如果我只是重复我和其他人说过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用一句美国的说法——老调重弹了。但是我不准备引用远在一九四七年的讲话。我必须体谅安理会各位代表,因为时间不早了,许多人晚上还有约会。不过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就在本安理会上我曾说过:

“……来到这里,对正文和说明进行诡辩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们就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吗?难道我们还要再花二十年的时间开这样的会议——如果本组织的寿命有那么长的话——听取各种很难完全客观地证实谁是谁非的指控和谴责吗?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辩论应该谴责谁,不应该谴责谁;谁是恐怖主义分子,谁是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吗?难道我们还要规定一些定义,然后继续听任各人按照各自政府的政策或者他的什么意图来主观地解释一通吗?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会没完没了。我肯定这个问题一直要讨论到年底,然后又将有其他会议和其他事件。”〔第一四一二次会议,第101段。〕

71. 如果我读一段三月二十四日我在安理会上的讲话,我希望不致于使诸位厌烦。

“但是,我在安理会上曾不得不多次声明,世界上有一个为数二百万左右的巴勒斯坦民族——全部决议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却被看成是以色列和阿拉伯诸政府,或者阿拉伯各国之间的问题。难道你们因为他们是爱国者而谴责他们吗?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住房,失去了祖传的家产。而且我曾说过,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就是犹太人。”〔第一四〇七次会议,第194段。〕

在同一次会议上我还说过:

“我不是带着仇恨的心情发言。而且我们要重复一千次,阿拉伯人并不仇恨犹太人。在过去

阿拉伯人处于昌盛的时代，犹太人在阿拉伯领土上生活得很好。即使在阿拉伯人遭到蹂躏时，他们也从来没有欺负过犹太人。现在是你们西方人——也许是出于一种内疚心情，那我不清楚了——是你们想说：让我们来捧以色列吧。牺牲谁的利益呢？牺牲你们的利益吗？牺牲其他什么人的利益吗？你们有什么权利在一个国家领土之内——我的意思是指在巴勒斯坦领土之内——建立另一个国家呢？只不过是你们的经济利益罢了”——或者另外的什么原因吧。“你们不要愚弄我们……。”〔同上，第201段。〕

72. 以色列是插进阿拉伯世界心脏的一个楔子。现在我绝不是要向安理会说“我早就这样说过呀”，而现在事实正是这样。但当特科阿先生说自始至终阿拉伯人是侵略者时，作为一个阿拉伯人，我却不能保持沉默了。再说，难道需要我告诉你们，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巴勒斯坦人当中有百分之九十四是阿拉伯人而只有百分之六是犹太人吗？当已故的威尔逊先生，即当时的美国总统宣布各族人民和各国人民自决原则时，凡尔赛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威尔逊受到所谓协约国的作弄，迫得他不得不两手空空地回到美国，尽管美国在战争中付出了代价。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的原因并不象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我们过去的同行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伯父没有同威尔逊先生一起参加凡尔赛会议，而是由于当时的美国认识到那些在敌人统治下的国家和地区非但没有得到解放，相反地，它们却被瓜分成实际上是变相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便是其中之一。

73. 威尔逊先生垂头丧气地返回美国，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这里我们触及问题的关键，而我这是在面对面地回答特科阿先生的问题。自决原则被抛到九霄云外，是什么原因呢？构成这种情景的因素很多，我不打算一一列举。正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联合王国施加的压力，他们才通过联合王国得到了贝尔福宣言。其代价则是由住在美国的有势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便是许多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74. 民族自决的原则安在？它得到遵守了吗？没

有，阁下。人们也许会说政府无论大小都可能犯错误。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一九四五年的情况。当宪章最后定稿时，我恰巧在旧金山。现在我手边没有一份宪章，但你们都清楚，在前言里，自决原则是极其重要的。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以色列产生的前三年。各大国遵守了宪章阐明的民族自决原则了吗？没有，阁下。宪章宗旨被违背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就声明，也许在国内事务中，在运用政治艺术方面，各国可以用妥协的方式来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当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如果我们违背了宪章宗旨，那就糟了。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准则了，宪章就是国际社会的宪法。

75. 各会员国的最高法院是宪法的监护人——而不是政客。现今世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政客太多而政治家太少。

76. 那么，巴勒斯坦人民怎能被看作是侵略了打着犹太复国主义旗号的东欧犹太人的呢？诚如我已经再三说明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不是从东方来的——更正确地说，不是属于东方国家的——这样就不至于把东欧犹太人和我们这个地区的犹太人混淆起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不是由任何东方国家的犹太人发起的。

77. 为什么我要一直追溯到凡尔赛条约呢？嗯，不用说，特科阿先生的前提是以几千年前的圣经说法为根据的。因此，我应该可以说，如果我追溯到凡尔赛条约或是凡尔赛会议，那是为了向你们说明宪章被违背了；巴勒斯坦人不应该被认为是侵略者，而恰恰是被别人侵略了——起初是被协约国侵略，接着是被东欧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

78. 我在上一次的声明里说过，任何以错误前提为根据的三段论法都是无法成立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特科阿先生所引用的一段话使我深受触动的話——很抱歉，我指的是从反面受触动——我今天就不会发言了。这段话是特科阿先生从法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引下来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勒内·卡森先生。从联合国创始起，更精确地说从一九四七年起，我和他就一起在成功湖工作。卡森先生现在仍很活跃，有时偶尔被派来参加象在德黑兰召开的那种会议。我本来也要参加德黑兰会议的，后来因为生病没有去。我

从一九四七年起就认识卡森先生了。后来我和我的几个同行发现联合国宪章被破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自决原则也被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几个人便聚集到一起考虑怎样才能把各族人民和各国人民的自决原则明确地定为一种权利。那是紧接着一九四八年巴勒斯坦被瓜分而以色列宣布成立以后的事。由于我们在联合国内遭到了反对，我们花了八年的时间来阐明这一权利。当时就是这位卡森先生在第三委员会。我记得在一九五一年我们在巴黎夏乐宫开会时，他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即联合王国的塞缪尔·霍尔爵士——他在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内也和卡森先生及罗斯福夫人一样闻名——共同宣称不能把民族自决的原则发展成为一种权利。他们声称这个原则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原则。为法国说句公道话，法国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的。我有一位同行，恰巧是一个法籍犹太人——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他就是雅克·凯泽，他是出席联合国的法国代表团的成员。他曾和我一起拟定至今尚未通过的新闻自由公约草案。他曾对我说：“法国支持各族人民和各国人民自决的原则”。我问他这是不是法国政府的观点。他回答说，“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观点”。后来我们听到国际事务中卓越的领袖，法国的戴高乐将军代表法国说，“解放殖民地”。而卡森先生在一九五一年还把阿尔及利亚称为法国的一个省——一个行政单位。因为我很尊敬卡森先生，所以我知道他的那些说法是来自当时他们的政府的训令。后来我总算还幸存人间，能看到英国国会议员和法国国民会议员的讲演中都使用了“自决权”这一短语，虽然“自决权”曾经被看成是站不住脚的薄弱原则，被看成是美国总统、已故的威尔逊先生的空想。

79. 为法国说句公道话，在阿尔及利亚激战阶段，而军队象任何其他这一类的军队一样，干出暴行的时候，法国人便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政府虐待所谓恐怖分子。今天一位杰出的青年人代表阿尔及利亚出席了安理会，他就是布阿图拉先生。他们当时都被认为是恐怖分子。但只有象戴高乐将军这样的伟大人物才终于承认了他们是为祖国而战斗的爱国者。

80. 在这方面，巴勒斯坦人与阿尔及利亚人有什么区别呢？难道他们是不同种的民族吗？他们正在为自由而战斗。我们阿拉伯各国政府的代表有什么权利

能对他们讲，“不，你们无权为收复你们的家园而战斗”？

81. 我已一再谈到，我们很可能被看成是卖国贼，而我们当中那些过分主张忍耐与和平的人很可能被杀害。我并不是随便瞎说，我告诉你们我们就可能被人杀害。

82. 以色列各邻国的领导人为了迎合以色列竟签字出卖巴勒斯坦人民对于其国土的权利。作为一项权利而明确规定下来并载入宪章的他们的自决权竟被置之不理。

83. 谁是侵略者？当我们追究到整个问题的根源时，我们就知道谁是侵略者了。我一再说我们所有的人过去都为犹太人在欧洲，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迫害而感到遗憾。我们为此而惋惜。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曾就此发表过文章——我所以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表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个受过迫害的民族可以去取代另一个民族。因为宪章已经不幸遭到破坏，而我们这些在联合国里的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当时拚凑的一个多数——为了创造条件建立一个篡权的国家，也曾唆使过这种破坏宪章的行径。

84. 在战前的日子里，几乎每次遇到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我都要对他说：“你们最后总是要失败的。”当时仍然有可能达成协议让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定居，不宣布他们自己是一个国家，而是在一面巴勒斯坦的旗帜下与阿拉伯人居住在一起。现在我认识到那位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的话是对的。特科阿先生曾提到他。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说：“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最终他们会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恨他，诽谤中伤他——因为他看出了问题。这是他的国家。

85. 顺便提一下，巴勒斯坦并不是我的祖国。这里有人以为我是巴勒斯坦人。据我看，纽约时报的萨姆·布鲁尔就曾认为我是巴勒斯坦人。不过每个阿拉伯人发现他的阿拉伯同胞遭受蹂躏时，他就把自己看作是巴勒斯坦人了。象其他民族一样，我们之间也可能有争斗。你们有时也有争斗，亲兄弟有时也有争斗。然而现在的问题不是阿拉伯人团结一致反对犹太人，而是阿拉伯人团结一致反对东欧各国人入侵。这些东

欧国家的国民，当在巴勒斯坦占人口的少数时，便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用武力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我们在联合国能根据什么正义的标准，来重犯国际联盟的错误呢？全部悲剧就在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到某些国家的纵容、保护、帮助和支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座的某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团体中恰恰就有犹太复国主义者。

86. 我确信卡森先生不是代表他的政府讲话的。如果是的话，那我倒会感到很吃惊。我认识卡森先生，并知道他过去的经历。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我们全都知道，我们熟悉卡森先生经历的人都知道，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的法国流亡政府的教育局长。那时候，他写的文章是否象他在《尼斯报》上发表文章时似乎已做到的那样，是以国际法为论据的呢？

87. 当阿拉伯人要求联合国将民族自决问题提交国际法院时，联合国拒绝了这一要求，那时卡森先生在哪里呢？他就在附近。而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否有权对巴勒斯坦提出要求，这个问题是个国际法上的问题，至少应由国际法院判决。自然，阿拉伯人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但是，国际法院没有一个法官能够问心无愧地说，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人民无权享有自己的土地。

88. 为什么那时卡森先生不支持那个论点呢？他当时正在写作啊。他现在是个年逾八旬的老人，我认识他已有二十一年了。他一点儿也没有变，还很年轻。而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出面利用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情绪时，他就显得格外年轻了。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中许多人是不信教的。无疑地，以色列内部也有虔诚奉教的犹太人。正如我的一位约旦同行所说，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将耗尽一个神权国家的这种余威，他们是人，他们总会觉悟过来的。

89. 但是那些代表以色列的人要求承认以色列，不是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而是根据以色列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个说法为理由。那么要我讲多少次这样的话：拿出他们的地契来。

90. 难道就因为他们利用了这里某些支持他们的原教旨主义者、基督教新教牧师的情绪，我们就得向那些支持他们的新教牧师低头吗？不，阁下，纵使我愿意低头，但我也不能要求巴勒斯坦人民低头，他

们有他们的人格。土地是他们的，不是我的。没有一个阿拉伯人有权向巴勒斯坦人说：“交出你们享有国家、享有住宅、享有果园的权利。”

91. 特科阿先生谈到在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当局所谓打交道的巴勒斯坦人。我曾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生活过，并目睹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他们谈论比夫拉的饥荒。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之间三分之一的黎巴嫩人死去了。我们却发现一些黎巴嫩人和奥斯曼人合作——实际上是和雅马尔·帕沙合作，因为奥斯曼人并不了解当时事态的发展情况。雅马尔·帕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四军的军长，托罗斯山脉和苏伊士运河之间的地区全由他管辖，他是个独裁者。他是大权在握的。不管怎样，土耳其的皇帝无法约束他。这是在所谓吉士林卖国贼以前的事了。在黎巴嫩有过卖国贼。每个地方都有卖国贼。这个国家有卖国贼。每个国家都有卖国贼。有时人们以叛国罪审判他们。为了供安理会代表们参考，我想说明一下，许多通敌分子后来被黎巴嫩人枪决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国家或某个政权统治一个地区时，总会有少数人与之同谋合作，那是毫不足怪的。我必须为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说句公道话，这样情况不仅在挪威有，就是在德国，当时也有人与敌人合作。那些与德国人作战的人在德国国内也找到了与他们合作来反对德国的人。所以特科阿先生就不应该企图欺骗安理会，说什么“在圣地一切都很好，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同我们合作”。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炮制一曲乐谱，让阿拉伯-以色列合作交响乐队来演奏罢了。当特科阿先生谈到阿、以合作的时候，听起来倒象一部交响曲。我个人喜欢音乐，我喜欢交响乐，但是这部交响曲中有一些刺耳的音调。它甚至还不如无调性音乐的怪音，也不如现代电子音乐。

92. 我在联合国待了二十一年了。我在这儿告诉联合国，除非采取一些带根本性的措施，不再重走国际联盟的老路，也不再走联合国到目前为止所走的老路，否则安理会进行的辩论将毫无结果。那么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吗？办法当然是有的。我说过，我们大多数代表是我们各自政府的共鸣板，但是我们应该同时反映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换句话说，我们虽然不是政策制定者，我们应该以我们的集体对制定

政策的人施加影响。不仅是在考虑了巴勒斯坦问题，而且考虑了我们在联合国工作中面对的其他许多问题之后，我才说这番话的。为什么我们要五大国行使否决权呢？因为他们行使世界权力。任何安理会的决议——我不知道安理会已否酝酿出什么决议——任何即使是予以制裁而不是予以谴责的决议，也使我们一无所得。代表们能否把这一点奉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特别是其中两个国家呢？

93.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别的办法是由有力量支配世界的国家对那些占领了不属于他们的领土的人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撤退出去。不过，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超越势力均等和势力范围这些国际联盟的，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本组织的落后于时代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实现世界和平而只是用姑息的手段，用我们阿拉伯人的话来说，在盘尼西林时代，却试图用西瓜泥敷剂来治疗热病。我们不把能治病的药物注入人体，而用西瓜泥敷剂来治疗热病。这是处理问题的一种原始方法。

94. 四月四日我引用了这个事实：俄国和联合王国都向穆罕默德·阿里发出的最后通牒，要他从已占领的苏丹的领土上撤走。当然，他们都是根据他们当时的各自民族利益行动的。现在，我们说，行动不应该立足于民族的利益而应该立足于维护世界和平。人们也许会说，这的确很好，如果行使权力的大国同意这样的联合行动，那就行之有效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发现他们共处得很好；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希望这个共处的时代将能产生较好的成果，但要在正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任何民族利益基础上；在宪章条款的基础上，而不是为均势政策或来自势力范围的政策服务。作为外交官，如果我们能不断用建议来影响我们的政府——我们不能对政府下指示——说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决议了。

95. 从一九四七年以来，我目睹了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工作。而情况却一天天的恶化。过去一年不如一年，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每天都有一些意外的事件发生，而且这种趋势在继续发展。在这个地区，任何一点火花都能引起火药桶爆炸，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

96. 难道远东的战争和冲突还不够吗？在中东或者象有的人仍然称之为近东的，也有战争和冲突。亚洲的两边都燃起了烽火，全世界燃起了烽火。只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很多国家还有势力足以影响这些国家，那么，燃起烽火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到现在还不能把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或以色列问题从国内政策分离开来。整个世界以及那些曾从希特勒手下逃生的贫穷、无辜的犹太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父辈——和他们的后代也都会被卷入与阿拉伯及其他民族的战争的火焰中去。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能够撇开民族利益而在宪章基础上工作的联合国，还看到这些情景，这是多么遗憾。不然，就使我想起了新约全书上的一节：“他们有眼却看不见。他们有耳却听不到。”

97. 我们面临着不吉之兆。时间可能越来越紧迫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各国都很有势力——我不知道苏联的情况。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渗入到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之中，麻烦的是他们仍在叫喊：“我们是一个弱小民族。”但是，你们难道觉察不出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通过各国行使权力的机构发挥无形的权力吗？在这些行使权力的机构里，他们的财政金融家们说了算，他们的游说者周游列国，并在游说时说：“请你们为以色列做些事，我一定报答你们。”

98. 说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无形权力。他们不需要一亿或两亿人才能发挥他们的权力。他们无形地发挥权力的办法很多。犹太复国主义的无形势力，特别在西欧，是不容低估的。我敢向安理会担保，我说这些话是不带任何仇恨、埋怨和厌恶的心情的。虽然在特科阿先生的想象中，好象我们阿拉伯人在世界上除了仇恨犹太人之外，便没有别的事了。

99. 我们需要发展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不愿我们的国家受到来自东欧的外来势力的剥削。我们要按我们自己认为该走的道路去发展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求把我们自己的风尚发展为更好的风尚，把我们自己的传统作为基础，也许在遥远的将来发展成为更好的传统。我们要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们认为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是个异体。

100. 姑且不提这方面的问题。巴勒斯坦人民又

怎样呢？对于他们，对于二百万巴勒斯坦人民，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敢打赌，要不是有特科阿先生称之为“外约旦”的约旦，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会占领外约旦了。他们是有能力去占领外约旦的；但是那样做就会激起世界舆论，因为他们必将把巴勒斯坦人民扔进沙漠，置于死地。但是，巴勒斯坦人民是不会灭亡的。任何一个具有百折不挠精神的人是不会灭亡的，除非如我所说的那样，世界自己毁灭了自己。

101. 三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的意外事件是我预料到的。今年还会发生更多的意外事件；明年还会发生更多的意外事件。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能很苦恼，烦乱得要对阿拉伯人再干一场——不是阿拉伯人对以色列人再干一场，而是相反。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一旦人民觉醒了，无政府状态泛滥了起来，讲到这一点，我们怎能在那里保护西方利益或任何其他方面的利益呢？你们以为还会留下一滴石油吗？还会留下一座建筑物吗？

102. 在联合国东道国和在加拿大，阿拉伯大学生有一万二千人，有一个执行委员会——我要求我的加拿大同行和芬格大使注意这点。很少人知道他们曾对我们很多代表团进行过静坐示威。事情是发生在宰牲节的那一天当我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候。这个执行委员会，十五名阿拉伯学生，未经通报就进来了，好象我把巴勒斯坦断送给以色列似的，他们给我一份最后通牒：“如果你不叫犹太复国主义者滚出巴勒斯坦，我们就要和你算帐。”当然，我讲的是大意。这个组织与莫斯科、罗马、伦敦以及凡是有阿拉伯学生的地方的学生组织都有联系。他们人数可能有五、六万之多。他们是未来的栋梁。他们中有很多是研究生、工程师、医生、物理学家。他们不仅仅是大学生。人家告诉我，如果阿拉伯各国政府不帮助巴勒斯坦人，他们就要想办法打倒他们的政府，包括我自己的政府在内。

103.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彻底弄清楚在阿拉伯世界已在发生什么，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我们却在这里考虑用什么字眼才不得罪以色列人，用什么字眼才不得罪阿拉伯人，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什么结果也没有。什么也得不到执行；即使制裁也得不到执行。大家都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钢铁卡特尔就把军火卖给了交战双方。

104. 众所周知，在南非，人们正在购买钻石。如果丈夫不去买的话，太太们就叫他们去买——要不是南非人的话，这三十五美元一盎司的黄金价格的安排，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哩。有人还在南非购买黄金。制裁又在哪里呢？我们用制裁来欺骗谁呢？

105. 只有美国、苏联、法国和联合王国政府——我说在道义上还有中国政府，因为它没有发挥权力——才能发挥这样的权力，能使发生的事态以正义为基础；而不是以每个国家的民族利益为基础，这些民族利益正是建立在均势之上，建立在从势力范围出发的政策之上的。

106. 阁下，你在贵国担任过多种要职。你曾是一个大国——巴西的外交部长。当我谈到目前在我们地区作祟的势力范围、均势和民族利益时，你是了解我的意思的。阁下，我希望在这个月里，你担任主席就预示着一种吉兆。你是巴西的代表，这个国家不是以它的勇武，而是以它的人道和多民族组成的特点而受到尊敬和钦佩的。

107. 阁下，我还得在这里谈一些私人问题。我的一个外甥雅米尔·阿达德是一个巴西人，并且是你们国民议会的一个议员。他是里约热内卢人——我不认识他，他是随我的教名起名的——他的父亲的名字叫阿达德。分别四十年后，在三年前我遇到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我的妹妹。我对他们说：“经常教你们的几辈人要忠于他们出生和寄居的国家。”我提醒过他们——但我没有吩咐他们——要为阿拉伯的事业而努力。

108. 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呢？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利用一个有名望的法国人勒内·卡森的情绪在法国一家报纸上引证国际法写文章来帮助他们。但是当提到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时，为什么他又不引证国际法了呢？雅克·凯泽是一个法国犹太人，但是他却忘记了他是一个犹太人。谁也不知道他信仰什么宗教。他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但是他是一个法国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这儿犹太复国主义者又找到了一个年约八旬的老人，利用他的情绪，这便从我这个曾和他共事二十年的朋友引出一个答复。

109. 在联合国中，我们何时才能超越宗教信仰，超越民族利益呢？难道我们还要受指令的桎梏，仍然

处于瘫痪状态吗？还是在安理会所作的声明中，通过交换意见，用宪章精神来衡量一切呢？这样也许我们会叫那些发指令的人知道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毕竟不是执行指令的替身，而是形成历史进程的动力。

110. 阁下，我认为，我没有超过你们刚才用于磋商的时间。谢谢。

下午七时五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